

1944 年衡陽保衛戰研究-兼論方先覺將軍武德典範

¹ 曾安男 ² 鄒琮隆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

摘要

1944 年日軍為打破逐漸頹敗的局勢，集中侵華以來最大兵力發動「一號作戰」，企圖打通中國南北交通、摧毀中國野戰軍及西南方空軍基地，因我國精銳兵力應盟軍要求轉用至滇緬，導致我國無足夠兵力遏阻日軍攻勢，各會戰節節敗退，惟其中衡陽保衛戰，我軍以劣勢兵力抗衡日軍數十日，震撼國內外。

衡陽守軍雖遭優勢日軍包圍且無後勤補給下，以持久為作戰目標並憑藉先期的戰場經營及方先覺將軍軍人武德凝聚第十軍將士，發揮數倍與己的戰力抗日軍數十日，檢討其原因不外乎「軍人武德」及「持久作戰」兩個因素。

關鍵詞：衡陽保衛戰、方先覺、軍人武德、持久作戰

一、前言

「中日戰爭」是我中華民族近代史上一段不可抹滅的歷史，在 8 年作戰全程中，因國軍戰力趨於弱勢，各會戰敗多勝少；其中，「衡陽保衛戰」一役係由方先覺將軍(1903-1983)指揮第十軍以弱抗強堅守 47 天，震驚國內外。

回顧 1944 年，日軍為打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逐漸頹敗的局勢，集中侵華以來最大規模兵力發動「一號作戰」[1]，企圖打通中國大陸南北交通、消滅中美空軍，以及中國野戰軍。而國民政府除面對日軍優勢兵力攻勢，在經濟及軍事上亦多處受制於盟軍，美國更要求國軍於兵力不足下派遣精銳部隊前往緬甸戰區支援盟軍作戰行動[2]，在如此內外交迫下第十軍仍能發揮「離此一步，即無死所！」精神力抗日軍獲致不斐戰果及評價。

衡陽保衛戰雖終歸不守，然其「軍人武德」及「持久作戰」精神可為我防衛作

戰借鏡，尤其中共自 2015 年軍改後已擁有現代化武裝力量，威脅程度不斷增強，國軍雖朝向專業化部隊邁進，惟軍事實力上仍差距甚大且因時代及社會風氣的變遷，部分官兵武德觀念淡薄影響部隊戰力，假使中共輕啟戰端，重喚國軍將士「軍人武德」及「持久作戰」方式實為國軍防衛作戰獲勝關鍵因素。

二、戰前國內、外情勢

衡陽保衛戰在中美複雜且不平等的同盟關係、國內兵力遭盟軍抽調至緬甸戰場及日軍欲突破太平洋戰場不利之態勢下在衡陽城這 1 平方公里之地展開。

(一)國內政、軍情勢

1.政治

「中日戰爭」[3]後期，中共勢力逐漸強大，開始停止抗日擴大叛亂以擴大其軍事及勢力範圍與基地，如派政工人員宣傳中央不抗日反而發動內戰等假訊息破壞國民政府領導威信[4]、鼓動美國干涉國民政

府內政欲使共產黨與國民政府地位平等，甚至由共產黨鼓動工農階層暴動及獨立運動以摧毀國民政府勢力，更以七分發展、二分對付中央、一分抗日作為其發展策略。

國民政府為齊心抗日，在衡陽戰前與共產黨歷經四次會談，惟國民政府容納其要求後復提出新要求，導致蔣中正先生抗日期間亦須防範共產黨奪權。

除中共欲奪取國內政權，國民政府官員營私舞弊懦弱無能，更被蔣中正先生寫入日記引以為戒，加上美、英、俄等國長期以來對華的歧視及致國民政府陷於內憂外患中。[5]

2. 軍事

國民政府在 1927 年至 1937 年雖歷經十年的時間積極實施國防體制改革、部隊整編、軍事工業等整備，然軍事實力與日本仍相差甚大，故抗戰初期作戰接連失敗。[6]

加入盟軍後蔣中正先生主要依靠美國援助，而美國表面雖援助國民政府，然實際上對我國所需之軍火均未積極處理，反而找藉口拒絕[7]，更甚以停撥軍備物資要求我國配合其軍事行動。而國民部隊軍紀弛懈不振，士氣消沉虛弱外，軍隊營養不足、待遇惡劣更是蔣中正先生最為憂慮事項之一。[8]衡陽之戰半年前第十軍參加過常德會戰，雖獲得不斐戰果，然戰力亦折損大半，雖歷經半年休整惟兵力整而未補，至衡陽戰起時第十軍全軍參戰時僅一萬七千多人，約編制數一半。[9]

歷經數年戰火襲擾，國民政府力量明顯不足後期各項戰役參戰部隊多數未滿編且中共欲奪取國家主權，處處破壞國民政府行動，導致蔣中正先生在抗日上亦須分心防範中共勢力。

(二) 國外情勢

1. 中美關係及狀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美兩國狀況因國軍入緬作戰發生衝突，其中原因主要由資源分配不均、入緬國軍指揮權，以及中國戰區國軍局勢不利等主因。使蔣中正先生有感 1944 年外交環境為自「太平洋戰爭」以來未有之險象，並在其日記記述為最艱難的最後時刻。[10]

就中國角度而言，1941 年加入同盟國後，第一個任務即派兵入緬援助英、印、緬軍，同年 3 月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 1883-1946)到華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協助蔣中正先生協調各國派駐於中國之部隊，並指揮第一次緬甸作戰。惟該戰事的失利、史迪威卸責的作戰報告，以及未兌現的軍援物資等因素[11]，使中美同盟關係逐漸產生裂痕，而蔣中正先生有感抗日勝利需建立在美國參戰，且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亦協助中國加入同盟國成為四強之一，故一再忍讓。[12]

1944 年 4 月美國不顧日軍對華發動大規模攻勢，馬歇爾(Marshall Jr, 1880-1959)及史迪威以停撥物資為要脅，要求中國駐印軍及中國遠征軍入緬策應印緬戰場，[13]導致國內無充足兵力遏止日軍攻勢導致中國戰區接連潰敗，和史迪威指揮的緬甸戰區接二連三的捷報形成鮮明對比，期間蔣中正先生曾 2 次緊急傳喚史迪威自緬甸戰場返華共同商議，惟史迪威避而不見[14]，甚至於我衡陽守軍奮戰時，以中國戰區局勢不利及國軍指揮失當，要求蔣中正先生交出中國部隊指揮權[15]，顯見當時國民政府除中共欲顛覆政權外，在國際關係上亦深受盟軍箝制。

2. 中日關係及狀況

日本自發動戰爭以來人力、物力等國力逐年低落，1944 年時陸軍僅能動員 300 萬人且幹部缺乏甚為嚴重，另各項儲備資

源已告罄，當年度物資運用計畫僅能規劃前半年。[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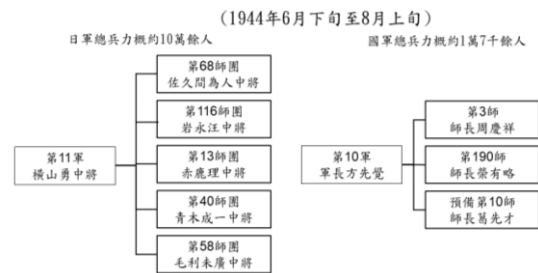
美國將中國西南地區發展為中美空軍基地，直接威脅日本本土，而日本與南洋海運通道亦處於美國潛艇和空軍的封鎖下[17]，為奪取制空權，日軍大本營在「絕對國防圈」[18]構想下，急需發展一個軍事行動以突破太平洋戰爭的不利狀態。

經歷美軍空襲臺灣新竹後日軍備感威脅，為摧毀駐華美空軍基地、消滅中國野戰軍及占領並確保湘桂、粵漢鐵路沿線之要域以構成安全走廊的目的下，由東條英機(1884-1948)主導發展了「一號作戰」計畫如表一，中日雙方即在方先覺將軍及橫山勇(1889-1952)率領下爆發衡陽保衛戰，雙方作戰序列如圖一。[19]

表一：日軍一號作戰一覽表

日軍一號作戰		
區分	作戰目的	代表會戰
己號作戰	從華北發動攻擊以摧毀中國第一戰區兵力，佔領並確保黃河以南南部京漢鐵路沿線區域。	豫中會戰
止號作戰	從武漢、廣東發動攻擊摧毀第九、六戰區兵力，佔領桂林及柳州，並確保湘桂及粵漢鐵路沿線區域。	長衡會戰 桂柳會戰
散號作戰	牽制雲南方面中國軍，於怒江實施局部作戰，以利日本己號及止號作戰方面有利。	松山、騰沖、龍陵戰役

資料來源：參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著，《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18-22。



圖一：衡陽保衛戰作戰序列

資料來源：參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著，《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142-143。

三、作戰地區分析、經過概述及評析

(一)作戰地區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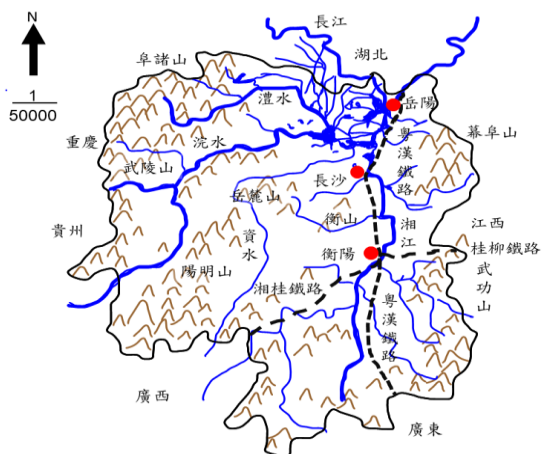
衡陽位於中國湖南省內，湖南東臨江西，西臨重慶及貴州，南接廣東及廣西，北連湖北，屬於華中地區交通樞紐帶，如圖二。

山系方面，北有與湖北相接之目阜諸山，山脈傾斜急峻標高500至1000公尺，部隊運動困難。與四川邊境一帶，山勢傾斜較緩且針葉林茂盛。與江西相接之武功山一帶，丘陵山地標高500公尺左右，多屬黏性土質，雨後泥濘不易通行。南部衡山山脈傾斜急峻，惟衡陽之保障。岳麓山位於長沙之西，瞰制長沙城郊乃戰術要點。西部紹陽一帶多為標高百餘公尺之高地，妨礙部隊運動。

水系方面，湘江縱貫南北，長沙以北航行無阻。湘潭、衡陽、東安一帶水流甚急，航行困難。湖南西北洞庭湖區域，支流密布形成障礙，部隊通過困難。其澧、沅等各河流均為季節河，夏季水漲時不能徒涉。湘江右岸支流分布湖南南北區域，與湘江交匯，漲水期仍可通行。

交通方面，除粵漢鐵路縱貫南北，湘桂鐵路以衡陽為起點，往西經東安通向廣西；南萍、湘黔鐵路均以湘潭為起點橫貫東西，可直通貴州及江西。境內具長衡、常德、湘贛及湘鄂等公路，分佈成網，路

面堅固且路幅亦寬。[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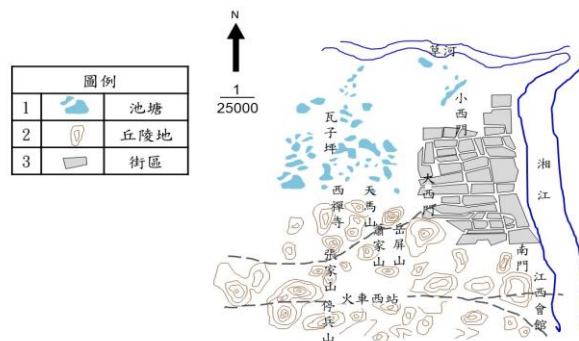


圖二：湖南省地形圖

資料來源：參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著，《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1-17。

1940年代的衡陽城，概為南北縱長形狀，東西橫寬約500公尺，南北縱長約1600公尺，總面積約1平方公里左右，除了是粵漢鐵路、湘桂鐵路交會的重要交通樞紐外，亦為湘江和耒水兩條溪流的交匯處，因此更成為江南著名的糧倉與湘江區域重要的貨物集散碼頭及中日戰爭時期的戰略要點，如圖三。[21]

中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略決策採空間換取時間，將首都遷至四川重慶，人民伴隨著政府移入西南各省，促使衡陽更為繁榮，在抗戰時期，衡陽在物資及軍事上控制西南各省，所處位置為進入廣東省交通之樞紐，亦是江西、貴州、雲南、四川等四個省大門，在軍事上屬鎖鑰地形，為兵家必爭之地，如遭佔領，日軍將可以衡陽為基地奪取西南各省，封鎖通往貴、雲南、四川等地之交通，故考量軍事及物資等雙重因素，衡陽實為我國軍必守之地，亦是日軍「一號作戰」必奪取之要點。



圖三：衡陽城及周圍要圖

資料來源：參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著，《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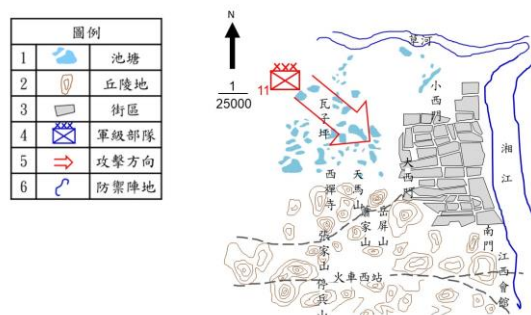
(二)作戰經過概述

考量衡陽保衛戰長達47天之久，且為長衡會戰之一部，為完整描述戰役經過及有利讀者判讀，筆者概分為戰前準備及前置戰鬥、日軍第一、二、三次總攻擊等階段。

1.戰前準備：

戰前蔣中正先生有感第十軍經常德會戰後，戰力未補充即須趕赴衡陽對抗數倍兵力日軍之艱難，特電方先覺將軍要求須堅守兩週，以達戰略持久企圖。[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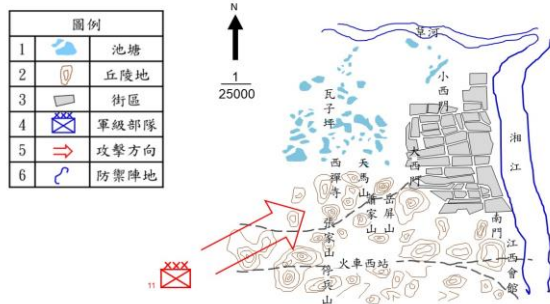
駐防衡陽後方先覺將軍即親自帶隊至周遭偵查，因衡陽城北面及東面具河川屏障，故研判日軍主攻方向概分為兩案；第一案敵主力指向衡陽城西北郊如圖四，第二案指向衡陽城西南及南郊如圖五。



圖四：日軍攻城第一案

資料來源：參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著，《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1-17。

偵查時亦有美軍將領來訪，美軍將領研判第一案為敵較大可能行動，因其地形平坦，可發揚優勢火力及統合戰力，雖有水稻田及魚池，尚不足以構成運動障礙，如攻擊成功，日軍突破後將迫使國軍陷入顛倒作戰之不利態勢。



圖五：日軍攻城第二案

資料來源：參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著，《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1-17。

方先覺將軍預判敵採第二案，原因有二：第一衡陽北部為南嶽支脈，最寬路幅20公尺，不利日軍重裝備運動，且國軍已掌握空優，日軍如從北面進攻遭中、美空軍轟炸，易使部隊混亂；第二為日軍傳統戰法採速戰速決，若從西北進攻初期作戰有利，然須逐步攻佔西南高地鎖鑰部，進展較慢；如日軍主力從南部進攻，可迅速截斷湘桂鐵、公路之補給線，孤立衡陽。

衡陽原備有供三個軍之兵力使用工事，皆以鋼筋混泥土築成，惟方先覺將軍及各師長偵查後，研判現有工事有3個缺點：

1. 陣地範圍及正面太大，以現有兵力未能周密防守。
2. 位置過於注重視角及射界，忽略工事本身隱掩蔽。
3. 均採獨立據點，且各點距離過大，無法構成嚴密火網。

方先覺將軍考量後放棄既有工事，將原工事內縮，縮小正面，加強防禦韌性，毀壞無法利用工事避免遭敵利用；調整後

防禦配置如后：

衡陽城南方及西南方丘陵鎖鑰部為防禦重點，由預十師防守。調派工兵營協助陣地構築，除加強隱掩蔽及縮小工事正面使機槍火力編成綿密交叉火網外，並將停兵山及高嶺兩處面敵之丘陵，削成無法攀爬之斷崖；在上緣設置手榴彈投擲壕，無斷崖地區則開挖外壕，斷崖及外壕前地設置鐵絲網及木柵以遲滯敵軍，另開挖交通壕及散兵坑，以利人員往來及作戰。[23]

西北方及北方由第三師負責，結合西北郊區多水稻田及魚池特性，派員挖通使其氾濫，封鎖各道路小徑及不用之工事，拆除陣地前緣無用之家屋或街市以掃清射界。衡陽東部由一九〇師負責，至湘江東部編組陣地，並將警戒陣地前推至泉溪市地區，即早警報敵情。另為避免衡陽居民傷亡及避免敵諜混入城內，協調當地鐵路局，將三十萬市民疏運出城，並派遣官兵管制秩序及協助搬運，終於在敵軍進攻前一日疏散完畢。

2. 前置及警戒陣地戰鬥

日軍奪取長沙後，以六十八及一一六師團向衡陽實施包圍，6月23日國軍警戒部隊與敵六十八師團於泉溪市遭遇，衡陽保衛戰正式開始，初期雙方均以空軍轟炸，一九〇師藉湘江東岸陣地遲滯敵攻勢，後考量兵力運用，方將軍將一九〇師撤回衡陽城，並破壞湘江上之橋梁使敵無法利用。

26日敵六十八師團以一部奪取衡陽機場，主力經指向衡陽南方及西南方停兵山外之警戒陣地，同時敵一一六師團主力攻抵衡陽西方三里亭至馬王廟之警戒陣地，另以五十七旅團向衡陽北側發起牽制攻擊，自此日軍已完成包圍圈。[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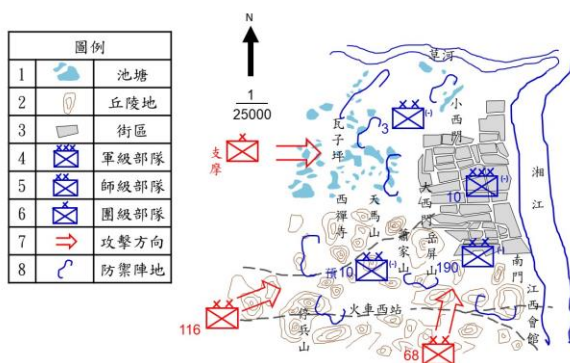
3. 日軍第一次總攻擊

6月28日至7月3日為第一次總攻

擊，初期日軍以六十八及一一六師團為主力，向衡陽西南方猛攻，預十師憑藉該處丘陵之鎖鑰部及先期改造之地形、阻絕設施多次遏止日軍攻勢，日軍在其作戰記要記述：「衡陽守軍的抵抗，格外堅強。第六十八及一一六兩師團動用了十五個大隊予以完全包圍，並力攻之中」[25]；另在日軍對華作戰記要[26]及官兵回憶錄[27]上，多次提出戰前構置的手榴彈壕結合守軍的手榴彈戰技造成日軍嚴重的傷亡。

西北方戰事除部分官兵作戰不利，瓦子坪陣地遭敵突破，數度反擊均未能逆襲成功，第十師周慶祥師長將該營營長就地正法，其餘官兵均能發揮高昂士氣與日軍作戰。西南方為敵之攻擊重點，日軍除以空軍火力轟炸，更罔顧國際公約施放毒氣，當時方先覺將軍立即將直屬部隊防毒面具集中，供一線部隊使用[28]，依日軍記載其戰果僅突進一公里，如圖六。[29]

7月3日日軍有感攻擊頓挫，下令暫緩攻擊，並回報總部，攻勢無法順利進展原因如次：「一、地形特殊、陣前有無數的池沼散佈，以及陣地堅固，側防火力熾烈，守軍戰志高昂。二、彈藥缺乏。三、敵軍的航空勢力占優勢。」[30]



圖六：衡陽保衛戰第一階段作戰圖

資料來源：參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著，《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792-附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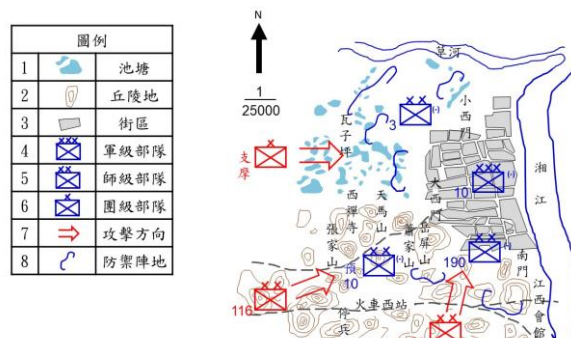
4. 日軍第二次總攻擊

7月11日日軍以一一六及六十八師團

為主力自西南及南方發起攻擊，戰至20日僅奪取衡陽外一線陣地，餘無所進展且日軍傷亡較第一次總攻擊慘重，另因國軍七十九及六十二軍於衡陽周遭策應，故日軍再次終止總攻擊重新調整部署，如圖七。[31]

此階段衡陽屹立無恙，惟官兵傷亡俱增且無藥治療，輕傷痊癒者或不妨礙行動者，皆自動歸隊再戰。戰鬥初期補給線即遭敵截斷，副食告罄「有米無菜」僅能以鹽水泡飯，腐菜巨蛆為食。[32]雖在遍地積屍、滿城惡臭、傷病呻吟的環境下，並未影響官兵意志且愈戰愈勇，為充分利用地形地障，官兵皆主動修復並加強工事，顯見第十軍意志之強烈[33]，此段戰事日軍記述：

「已摧毀敵之抵抗基地，並已奪取敵之第一線陣地……，但衡陽城內所駐約三個師，依然在作強烈之抵抗，衡陽之攻克可能尚需假以時日。」[34]



圖七：衡陽保衛戰第二階段作戰圖

資料來源：參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著，《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792-附圖4。

5. 日軍第三次總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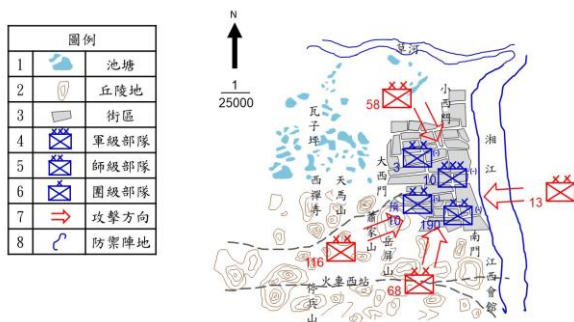
戰至7月底仍未有明顯戰果出現，而國軍救援部隊逐漸加強，故橫山勇親自指揮並定於8月4日再次發動總攻擊。戰鬥發起即以空軍及砲兵火力猛攻衡陽，地面部隊除原有一一六及六十八師團外，增加四十、五十八及十三師團等3個師團參與

衡陽圍攻，如圖八。[35]

日軍主力於西南方發動5次衝鋒，仍未攻克主要陣地，多折損於守軍手榴彈及工事阻絕下。6日日軍藉優勢砲火摧毀外圍陣地略有斬獲，惟仍遭守軍拒止於城外[36]，至夜晚時西北方遭五十八師團突破入城，守軍仍未放棄抵抗，方先覺將軍調整由幕僚及勤雜官兵與敵執行巷戰，敵我保持犬牙交錯短兵相接的對峙局面，期間第十軍不論團長或士兵仍奮勇殺敵以身殉國。[37]

敵突破衡陽西北方時，其餘陣地亦遭優勢敵軍圍攻，7日午時方先覺將軍招集各師長檢討戰況，並向蔣中正先生通報：「敵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後，即在城中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在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免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38]

8日8時方先覺將軍考量城內受傷官兵，與日軍達成停火協議。[39]依葛先才將軍(1904-1997)回憶，當日日軍全線即停止攻擊，自此「衡陽保衛戰」終告結束。[40]



圖一：衡陽保衛戰第三階段作戰圖

資料來源：參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著，《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792-附圖4。

四、作戰評析兼論方先覺將軍軍人武德

本會戰國軍以極劣勢兵力力抗日軍達47天震驚國內外，多數軍事家均認為作戰目標可成功達成，歸功於第十軍作戰整備

及方先覺將軍正確作戰指導。另第十軍高昂的作戰意志及方先覺將軍軍人武德亦深深影響作戰走向。

《孫子兵法》有云：「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41]，明確指出將校之優劣關係戰爭之勝敗，深深影響國家的存亡，本戰役雖終歸不守，然經由研析文獻，可發現方先覺將軍發揮智、信、仁、勇、嚴等品德率領衡陽守軍以弱抗強，力抗日軍致其損失慘重，而戰後蔣中正先生電令要求全國部隊為衡陽殉國守軍默哀，並頒發方將軍青天白日勳章，即可看出蔣中正先生對方先覺將軍表現有極高肯定，另從第十軍及日軍參戰官兵多年後回憶，亦充分顯現對方先覺將軍武德典範及衡陽守軍作戰意志之推崇。

(一)作戰評析

1.官兵戰鬥意志堅強，戰技嫻熟

第十軍亦稱泰山軍，前身為黃埔教導團[42]，官兵具有高度革命精神及堅強戰鬥意志，曾歷經第三次長沙會戰及常德會戰均獲得不斐戰果。故衡陽戰起，官兵人人敢戰、能戰，更願意死戰，在47日的鏖戰中，無視飢餓、酷暑、彈雨及毒襲奮勇殺敵，與陣地共存亡之情事，屢見不鮮，裹傷再戰者比比皆是，而日軍戰史亦多次提及守軍戰志之堅強。[43]

手榴彈及火炮亦是拒止日軍攻勢之有效手段，敵衝鋒時，第十軍官兵作精準而遠距離之投擲，使日軍損傷慘重，日軍師團長亦曾告誡其官兵：「中國軍善於手榴彈戰，應予注意。」[44]而日軍將校之傷亡，亦為火炮殺傷，如六十八師團長佐久間中將及五十七旅團長志摩源吉少將等人，於第一線指揮時遭迫擊砲擊傷[45]，顯見第十軍戰技之精熟。

2.兵力與地形密切配合，構築堅固陣地

西南丘陵地為衡陽城之鎖鑰部，方先

覺將軍結合敵戰術戰法及人物誌，預判此處為敵主攻方向。戰前調派工兵營協助預十師構築主陣地，依地形增設數帶據點、高地間鞍部前構成綿密火網，火網前設置障礙物；將散兵坑及交通壕相通，以利官兵往來及戰鬥；亦將面敵之丘陵地削成斷崖，使敵不能攀登。

西北方多沼澤及水田，派人將其挖通，使其氾濫，僅留少數道路及增設伏地堡，由第三師負責防守；東、北兩面，以湘江及蒸水為依拖，增設碉堡監視水面動態並以一九〇師固守；原本湘江以東由一九〇師及暫編五十四師之一個營固守江東岸的陣地，亦因考量與衡陽主力分離，易為敵各個擊破，故將一九〇師及暫編五十四師調回衡陽城集中兵力。

方先覺將軍兵力運用具彈性，在預判日軍主攻方向即設為主陣地帶，輔助陣地則結合地形設置障礙並以少部分兵力據守，符合戰爭十大原則中：「集中原則與節約」。就第十軍堅守衡陽力抗日軍 47 天之結果，本次戰前守軍兵力配置實屬不斐之判斷，如同聯合兵種指揮釋要記載：「十八世紀歐陸各國以步、騎、砲三兵種為主之戰爭時代即譽稱地形為第四兵種。」[46]，顯見地形對作戰之重要性。

3. 治軍嚴謹，愛護百姓及部屬

戰前方先覺將軍考量衡陽戰事將起，為減少百姓傷亡及避免敵諜的混入城中，決心勸導衡陽三十萬居民遷離預想戰場，並協調鐵路局將居民疏運出城，期間派遣官兵管制秩序及協助，過程中百姓配合管制順利出城。此作為有利第十軍在作戰期間不須額外派遣兵力管制居民及可能發生之動亂，充分將兵力集中於戰場。

敵第一次總攻擊期間，衡陽西北方陣地遭日軍突破，負責防守原為第三師七團三營，經團長指揮第二營數度反擊均未將

敵擊退，僅能退守至預備陣地。方先覺將軍即以作戰失利名義將三營營長處決，七團團長撤職查辦，全軍官兵聞訊不禁肅然太息，由此可見方先覺將軍治軍嚴謹及對固守衡陽信念之堅定。

日軍進攻時輔以毒氣攻擊，當時第十軍防毒面具數量不足，官兵僅能以毛巾遮掩作為緊急措施，故方先覺將軍指示將直屬部隊所有防毒面具集中送至第一線部隊應用，並優先配予砲手及機槍射手；日軍突破衡陽城時第十軍已鏖戰 40 餘日，城中除陣地上奮戰二千餘名官兵外，僅剩六千名傷兵及一千名不能參戰之特種官兵，為保近萬官兵生命安全避免遭報復性屠殺，方先覺將軍忍辱負重委屈求全與日軍達成停戰協議。

4. 逐次使用兵力，未發揮統合戰力

日軍迅速集中優勢兵力圍攻衡陽，而國軍雖在蔣中正先生命令下，以第六十二及七十九軍解圍。[47]然支援部隊運動遲緩，逐次到達戰場，其中七十九軍攻至衡陽外五里亭後即銷聲匿跡。六十二軍於戰鬥末期始抵達戰場，隨即以日軍阻力甚強，攻擊頓挫為藉口避戰，而方將軍允諾以一特務營突圍接應，惟特務營突破敵包圍圈至約定處後，未見接應之六十二軍。後續得知六十二軍回報軍委會：「日軍攻勢太強，六十二軍傷亡慘重，未能攻進衡陽，故將部隊撤回整補。」[48]

衡陽保衛戰國軍作戰構想是以衡陽為核心，將國軍主力分佈於各鄰縣。俟衡陽守軍消耗日軍戰力後，外圍國軍即向衡陽發起攻勢將日軍包圍殲滅之。惟橫山勇看破國軍部署及目的，初期僅以 2 個師團圍攻衡陽，另以大部兵力於外圍牽制國軍部隊，並將增援國軍壓迫至衡陽以南地區後，始抽調 3 個師團圍攻衡陽。國軍戰略目的完全落空，而軍委會未能即時審視戰

況重新調整部署，最終至衡陽淪陷。

(二)方先覺將軍武德典範

歷代各國名將雖對軍人武德有不同的定義，但均一致認為武德對軍人而言，來自於愛國心、高尚品格與道德情操所塑造成的軍人魂。[49]如西方兵聖克勞賽維茲說：「武德始終是戰力的關鍵」，而我國在《孫子兵法》[50]及《國軍軍語辭典》[51]均指出「智、信、仁、勇、嚴」為軍人傳統之武德，是軍人應具備之基本德行及修養。

對於如何發揮軍人武德在《國軍教戰總則》第二條中，即明確指導：「智，凡我官兵，均當洞察是非，明辨義力，以見其智；信，誠實無欺，忠貞不移，以昭其信；仁，保國衛民，捨生取義，以盡其仁；勇，公正無私，信賞必罰，以伸其嚴。」[52]

第十軍進駐衡陽時，蔣中正先生僅要求衡陽必須堅守 10 日。而方先覺將軍以其獨特的領導魅力，充分發揮軍人之智、信、仁、勇、嚴等精神，率領守軍創造出以寡擊眾，堅守 47 天記錄。以下就方先覺將軍之武德典範對作戰影響實施剖析。

軍人之智，要能辨別大是大非、判明整體利害和掌握敵我情勢。方先覺將軍曾參與台兒莊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及常德會戰等戰役，與日軍作戰經驗極其豐富，並將經驗內化為個人戰術涵養運用於本次會戰。

軍人之「信」即是誠實、信實，亦即誠實無欺、忠貞不移，並具體體現於「信仰長官、信任部屬及自信」，而此即為戰場上確保軍紀之有利要素。

「信仰長官」為信仰長官之計畫必能戰勝；信仰長官之指揮必能適切；信仰長官必能同生共死。在堅守過程中，第十軍面對龐大壓力而無一人向日軍投降，即是信任方先覺將軍及各師長之指揮並能同生

死共患難。總而言之，即第十軍全體將士信仰方先覺將軍之武德。

「信任部屬」即明於識人，善於信任。方先覺將軍在決定主陣地帶後即考量各師戰力及指揮官性格，誘使預十師師長葛先才將軍主動承擔固守西南方之防禦重點。而葛先才將軍亦如預期所料主動攬下重責，奮力堅守衡陽城西南方 47 日。

「自信」即自信必能效忠國家及人民，自信已定之計畫，確守固有原則與所抱之意見，而決心不動搖。從方先覺將軍與蔣中正先生多次談話即可得知方先覺將軍已有捨身取義效忠國家之愛國精神。假使第十軍將士沒有三信心，必形同一盤散沙，團結力不能鞏固，衡陽之戰勢必遭日軍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終結。故三信心為軍隊最重要之精神軍紀，當戰爭殘酷之際，賴此以維持團結之精神，而擬聚第十軍之源頭即是方先覺將軍個人之三信心。

軍人之仁，就是要秉持善念、一切行事以國家、人民為念，是保國衛民之最高體現。軍人以保國衛民為天職，以愛國、犧牲及奉獻為本務，時時以國家、民族與百姓為念。戰鬥前方先覺將軍為保衡陽城內百姓生命安全，將全體人民遷徙出城，更與當地鐵路局協調。採鐵運方式加快輸送速度，其間派遣官兵協助民眾及管制紀律，百姓亦在官兵協助下盡力配合，展現出軍愛民之精神。

此舉除保護百姓免於戰火荼毒外，更將作戰區內人員單純化，避免人員混雜易於敵特工陰謀破壞活動。

軍人之勇，就是負責之恥、崇尚氣節、不畏懼、不規避，全力以赴，實實在在的達成任務，戰時應具有視死如歸的決心，爭取勝利。

第十軍於 6 月 1 日進駐衡陽時，蔣中正先生電令要求方先覺將軍「須堅守 14

天」，而方先覺將軍即以「本軍不惜任何犧牲，戰至聲嘶力竭死而後已……全軍官兵無一人有怯敵之色……末將即將來臨之惡戰放在心中，現在厲兵秣馬，準備與敵決一死戰。[53]」回復。此時方先覺將軍內心自知第十軍戰力及補給均未完成整補，即須面對數倍於己的日軍，亦無懼色，仍親臨戰場指導各項作戰準備，鼓舞軍心士氣。

在日軍第一次總攻結束，第十軍已達成蔣中正先生「堅守 14 天」之要求。當時衡陽城補給已遭日軍截斷，作戰逾十數日，官兵傷亡慘重，持續面對源源不絕日軍人海攻勢，內心壓力之大可想而知。而方先覺將軍仍可指揮若定，率領守軍抵抗日軍多次攻擊，顯見其勇敢果決精神已激發全軍將士捨身取義。

軍人之嚴就是要求官兵公正無私，信賞必罰，令出必行。軍隊是一個戰鬥體，肩負著重要使命，一切必須按照標準作業程序辦理，對自己要負責盡職，對下級要公正和度。

日軍第一次總攻擊時，西北方陣地即遭日軍突破，方先覺將軍為嚴肅作戰紀律以「作戰失利，指揮失當」原因，將固守之營長處死，團長調職撤換；軍隊本質為一須嚴加管理之組織，尤其當時敵我戰力懸殊，如各部隊長未將個人生死拋之，致力貫徹上級賦予命令及任務，最後必因敵我戰力懸殊而迅速潰敗。而依時任預十師二十八團迫擊砲連長回憶，此事件全軍聽聞後更激起官兵奮戰精神，奮勇殺敵及死守陣地屢見不鮮。

綜上所述顯見方先覺將軍軍人武德為衡陽保衛戰堅守 47 日重要因素。雖然歷史演進過程中，科技技術的促使社會發展，連帶影響武器創新及軍隊革新，進而改變作戰的方式。然回顧衡陽保衛戰之檢討，敵我雙方之作戰經驗及守軍武德精神，著

實不少之處可對我防衛作戰提供借鏡。

五、對我防衛作戰啟示

印太區域政治局勢日益複雜嚴峻，中共是我國安全最主要之威脅，當前海峽兩岸的軍事實力明顯傾斜中共，差距懸殊。假使兩岸開戰，因雙方實力及立場不同，中共與我軍所採取方式必然有所不同。現今我國國防政策係屬防衛作戰性質，而衡陽戰役，日軍以數倍兵力欲於 3 日內奪取衡陽城，第十軍以極懸殊之兵力憑靠著作戰準備及旺盛戰鬥力固守 47 天，已達戰略持久目的，殊值借鏡。

2021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一書中指出，我國依不怯敵、不示弱之指導，不與敵軍備競賽，戮力建軍備戰。為預防戰爭準備，並以「防衛固守、重層嚇阻」[54]為軍事戰略指導，著重於建構及發揮聯戰戰力結合全國總力，藉遠距制敵及重層防衛嚇阻手段。另以非對稱作戰創造有利態勢，遏阻敵企圖，瓦解其侵略行動，確保我國家及百姓安全。

我國係以島嶼防衛作戰型態為主，為確保戰時指管體系、重要資產及關鍵設施安全，應強化資通電作戰能力，聯合三軍發揮反制及統合戰力。運用臺海障礙及地形限制，構建多層次防禦縱深，並統合全國民物力，強化作戰持續力，發揮軍民一心精神，以達戰略持久之目的。[55]

運用不對稱作戰方式，建構多層嚇阻手段，發揮三軍聯合效能，使敵深陷多重困境，使其不敢輕啟戰端。若敵犯臺，則依「拒敵於彼岸、擊敵於海上、毀敵於水際、殲敵於灘岸」[56]之指導，對敵實施聯合火力打擊及重層阻截，打破敵我戰力平衡，逐次削弱敵戰力，瓦解其攻勢嚇阻敵犯臺，迫其行動失敗。[57]

(一)戰場經營阻殲敵軍

日軍於作戰報告中記錄，衡陽防禦工

事為其攻擊頓挫重要原因，亦是第十軍能力抗 47 日因素之一。顯見先期戰場經營之重要性，評估敵可能行動並依據我軍戰略構想，結合障礙及不對稱戰力，發揚火力與機動打擊力，侷限敵戰力發揮，為預想作戰地區塑造有利戰場環境。如規劃岸置機動反艦飛彈及水雷組成之重層海上打擊能力、登陸地點阻絕設置及運用城鎮構成防禦地帶遲滯敵軍、完成掩體構置與反擊路線暢通。以巧妙戰場經營掌握戰場及拘限敵之行動，彌補我戰力不足增強支援力量，致人而不致於人，達成我軍作戰目的。

(二)檢討資源確保戰力

依衡陽保衛戰經驗，彈藥及醫藥等補給品在交戰後易大量消耗，我軍應藉經常戰備時期之駐地訓練、戰備偵巡及各式操演，推演預判戰場景況及損耗，詳實規劃所需補給品數量。囤儲位置應以堅固、隱密為主，以保持戰鬥持續力及官兵生命力；因敵我戰力懸殊，我軍戰力為有限資源一環且是防衛作戰之基礎，故戰力保存實屬必要手段。如聯兵旅運用戰備偵巡時機結合地貌將戰車隱匿於高架橋下，或將雲豹甲車塗上黃色塗裝偽裝成工程車等防護手段欺騙敵人，均可達到戰力保存效果。

3.關鍵守點持久作戰

衡陽地處湖南省，湖南為屏蔽重慶陪都前哨，其鐵路、公路及河運等交通線十分發達，是中國大陸重要交通樞紐。當時中日攻守雙方對長沙及衡陽之堅強意志，證實足以影響作戰勝負之決勝區為攻者必取，守者必固之要點組成。平時各作戰區即須思考地境內，有幾處地形要點可遲滯、妨礙敵作戰目標達成，且可支持國軍「戰略持久」之目的，確認完成相關計畫後，即應強化作戰部署及訓練。

4.常後一體拘打配合

衡陽保衛戰以劣勢兵力固守數十日，

如當時統合全民總力及足夠兵力對日軍實施反包圍，衡陽勝負結果或許不同。而面對兵、戰力明顯優勢於我國的共軍，當前國軍數量及裝備是遠遠不足，亟需仰賴徵集民間人力、物力及財力資源進行戰爭準備及應變工作。

現今我國防力量發展如世界各先進國家，瑞士、新加坡及以色列等，除保有一定精銳常備部隊外，更廣儲後備力量將其視為國防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動員令生效時，在極短時間內動員編成可恃武力，發揮全民力量，執行捍衛國家任務。110 年度起國防部為有效提升後備戰力，將「後備動員合一」、「常、後部隊形成一體」及「跨部會合作」列為改革目標[58]，在現有基礎上提升後備動員能量及遂行防衛作戰能力。

5.崇法尚紀弘揚武德

戰爭是充滿困苦、危險及犧牲的特殊環境，而身處作戰環境的軍人承受的壓力及情感是激烈且複雜的。如沒有武德典範用以激勵、凝聚及約束將士，軍隊的戰鬥力勢必無法得以施展如同前文敘述「衡陽保衛戰」中方先覺將軍充分發揮軍人武德之智、信、仁、勇、嚴精神激發全體將士為保國衛民而戰，創造以弱抗強堅守 47 日之壯舉。

六、結語

回顧 1944 年衡陽保衛戰，第十軍將士在極艱苦及劣勢下奮勇禦敵與日軍交戰，最後雖遭日軍攻破，然守城官兵的精神已充分展現軍人在戰場上「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的決心。亦妨礙日軍「打通大陸」之目標，激發起當時國民政府及百姓的精神士氣，甚至震驚國外，檢討其原因不外乎第十軍發揮武德精神及達成持久作戰戰略目標。

參考文獻：

- [1]一號作戰，1944 年日軍在太平洋戰爭已陷於不利狀況，為防止美軍以中國大陸為基地空襲日本國土並確保海上交通及南方日軍之陸上補給線，故實施貫穿中國南北之野戰計畫。參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台北市，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pp1-9。
- [2]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七冊，台北市，國史館，pp621，2015。
- [3]中日戰爭為我中華民族對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歷年侵華暴行之總結算，在艱苦中奮戰到底最終擊敗強敵，收復失土，並廢除近百年不平等條約，更使中華民國擠入四強之列，巍然屹立於世界。參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台北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總檢討，pp1-6。
- [4]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七冊，台北市，國史館，pp331-353，2015。
- [5]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七冊，台北市，國史館，pp535-540，2015。
- [6]郭岱君，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形成到武漢會戰 1931-1938，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pp99-104，2015。
- [7]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pp42-45，2011。
- [8]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七冊，台北市，國史館，pp537-538，2015。
- [9]葛先才，長沙·長德·衡陽血戰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台北市，王陽明文教基金會，pp137-138，2005。
- [10]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七冊，台北市，國史館，pp621，2015。
- [11]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pp129-134，2011。
- [12]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七冊，台北市，國史館，pp162-187，2015。
- [13]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七冊，台北市，國史館，pp625-635，2015。
- [14]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七冊，台北市，國史館，pp653-659，2015。
- [15]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七冊，台北市，國史館，pp688-697，2015。
- [16]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捷號作戰指導，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16-30，1987。
- [17]阮大仁，一號作戰暨戰後東亞局勢的影響，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pp6，2019。
- [18]絕對國防圈，是太平洋戰爭後期，處於守勢的日軍為本土防衛及繼續作戰，設定必須確保的區域，此區域北從千島、小笠原、內南洋以及西部的新幾內亞、巽他及緬甸等地，參見服部卓四郎，台北市，軍事譯粹，大東亞戰爭全史，pp1-29。
- [1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1-17，1987。
- [20]胡璞玉，抗日戰史-長衡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局，頁 4-5，1966。
- [21]葛先才，長沙·長德·衡陽血戰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台北市，王陽明文教基金會，pp135-138，2005。
- [22]葛先才，長沙·長德·衡陽血戰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台北市，王陽明文教基金會，pp148-150，2005。
- [23]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349-355，1987。
- [24]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321-343，1987。
- [25]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

- 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349，1987。
- [26]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357-358，1987。
- [27]葛先才，長沙·長德·衡陽血戰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台北市，王陽明文教基金會，pp167-170，2005。
- [28]葛先才，長沙·長德·衡陽血戰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台北市，王陽明文教基金會，pp161-163，2005。
- [2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349-371，1987。
- [3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374，1987。
- [31]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408-473，1987。
- [32]葛先才，長沙·長德·衡陽血戰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台北市，王陽明文教基金會，pp173，2005。
- [33]白天霖，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台北市，蒼壁出版有限公司，pp89-103，2015。
- [34]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439，1987。
- [35]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497-578，1987。
- [36]葛先才，長沙·長德·衡陽血戰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台北市，王陽明文教基金會，pp161-163，2005。
- [37]白天霖，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台北市，蒼壁出版有限公司，pp108-110，2015。
- [38]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七冊，台北市，國史館，pp711-712，2015。
- [3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545，1987。
- [40]葛先才，長沙·長德·衡陽血戰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台北市，王陽明文教基金會，pp231-235，2005。
- [41]陸軍官校，孫子兵法，高雄市，陸軍官校，pp96-97，2001。
- [42]葛先才，長沙·長德·衡陽血戰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台北市，王陽明文教基金會，pp305-308，2005。
- [43]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台北市，軍事譯粹社印行，pp210，1978。
- [44]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357，1987。
- [45]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隊華作戰紀要叢書-湖南會戰，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p347，1987。
- [46]陸軍總司令部，陸軍作戰要綱-聯合兵種指揮釋要，台北市，陸軍總司令部印行，pp1-78，1991。
- [47]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七冊，台北市，國史館，pp696，2015。
- [48]葛先才，長沙·長德·衡陽血戰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台北市，王陽明文教基金會，pp247-251，2005。
- [49]盧國慶，誰是抗戰「中流砥柱」？，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第三期，3(1)，pp5，2016。
- [50]陸軍官校，孫子兵法，高雄市，陸軍官校，pp65，2001。
- [51]國防大學軍事學院，國軍軍語辭典頁，台北市，國防部，pp3-4，2004。
- [52]陸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委員會，陸軍作戰要綱，台北市，陸軍總司令部，

pp1, 1999。

[53]葛先才，長沙·長德·衡陽血戰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台北市，王陽明文教基金會，pp149，2005。

[54]國防部，2021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台北市，國防部，pp14，2021。

[55]國防部，2021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

台北市，國防部，pp14，2021。

[56]國防部，2021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台北市，國防部，pp14，2021。

[57]國防部，2021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台北市，國防部，pp14，2021。

[58]國防部，2021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台北市，國防部，pp75，2021。

1944 Hengyang Defense War Study – On the Model of General Fang Xianjue's Wu De

¹An-Nan Zeng ²Tsung-Lung Tsou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rmy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Abstract

In 1944, in order to break the situation of gradual decline, the Japanese army concentrated the largest force since the invasion of China to launch "Operation No. 1" in an attempt to open up China's north-south communications and destroy the Chinese field army and the southwest air base. Because the elite troops were transferred to Yunnan Burma at the request of the Allied forces, our country did not have enough troops to stop the Japanese offensive, and the battles were gradually defeated, but in the defense of Hengyang, our army countered the Japanese army with inferior troops for dozens of days, shocking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lthough the Hengyang garrison was surrounded by superior Japanese troops and had no logistical supplies, it took enduring operations as the combat goal and relied on the early battlefield management and Fang Xianjue's general Wude to unite the officers of the Tenth Army, exerting several times its own combat strength to resist the Japanese army for dozens of days, reviewing the reasons for which were nothing more than two factors: military martial arts and protracted combat.

Keywords: Hengyang defense war, Fang Xianjue, military martial virtue, protracted combat

